昆明学院学报　2020，42（5）：126～132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语言·文字】

国内外期刊学术论文中作者立场标记语的对比研究

钱　放，方　平
（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在与英语母语作者进行比较后，发现立场标记语被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广泛使用，但中国作者的使用频率总体少于英语母语作者。其中，中国作者的认知立场标记语、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使用频率明显少于英语母语作者，其态度立场标记语的使用频率略高于英语母语作者。研究结果表明，二语学术作者立场的表达受其社会文化背景之影响，尤其受本国语修辞的影响。

关键词：学术写作；作者立场标记语；期刊论文；英语母语作者；中国作者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0）05－0126－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0.05.020

Authorial Stance Marker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a Comparative Study

QIAN Fang，FANG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West Anhui University，Liu′an，Anhui，China　237012）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Chinese writers contrast their native English-speaking counterparts in using authorial stance markers in the discussion sections of academic research papers.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writers use less epistemic stance markers and self-mention stance markers；on the other hand，Chinese writers use more attitudinal stance markers than English writer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eference of authorial stance strategies is influenced by the writer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and the conventional rules of different discourse communities.

Key words：academic writing；authorial stance markers；journal articles；native English writers；Chinese writers

一、引言

学术写作领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有三个较为显著的发展，其一是高等教育对学术写作的重视，其二是英语作为研究和学术通用语言的发展，其三是对学术语篇在知识传播和建构中的重要性认识。目前，英语已经成为学术语篇的通用语。Vold 指出，新手和资深研究人员要想成为国际学术界被完全接受的成员，就必须能够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1]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是作者受关注、受好评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如 Gnutzmann 所说："要么用英语发文章，要么就寂寂无名。"[2]与此同时，学术写作逐渐失去必须完全客观中立、不能表达作者情感立场的标签，逐渐被视为一种涉及作者和读者之间互动的说服性行为。[3]作者可以与读者展开对话，通过有效利用评价性和互动性语言特征，创作出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文本。学术论文不仅仅传达知识信息，还报告最新研究成果，作者在表达观点和主张时，既要表达对于自己主张观点真实性的评价，又要与读者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说服读者接受其观点。[4]事实上，能否恰当地表达作者立场，对于成功的英语学术写作至关重要。本研究以

收稿日期：2020－01－17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目的论视角下大别山特色中草药名的英译探讨"（SK2019A0435）。
作者简介：钱放（1980—）女，安徽六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方平（1978—）男，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研究。

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在国际语言学期刊和国内语言学期刊上发表的英语学术论文为语料，旨在对比英语为母语的作者与我国二语作者学术语篇中呈现的作者立场特点，为探究二语学术语篇分析提供实证依据，也为二语学术写作教学服务。

二、研究背景及理论框架

（一）研究背景

作者立场的概念最初是由 Chafe 和 Nichols 从言据性研究（evidentiality）这个概念发展而来的。根据 Chafe 和 Nichols 的观点，言据性研究(evidentiality)是使用语言策略来解释知识的来源，并对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进行评估。[5]67 Chafe 概述了知识态度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知识的可靠性、知识的来源、获取知识的方式以及言语资源与知识和听话人预期的匹配度。[5]82 此外，Ochs 和 Schiefflin 则关注情感在学术论文中的语言实现，即“与人和/或情境相关的感觉、情绪、倾向和态度”。[6] 表征话语强度的资源和表征特定态度或情绪的资源是 Ochs 和 Schiefferin 识别的两种情感标记。这种方法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语言手段来表达情感，包括情感、情绪、性格和态度。Biber 和Finegan（1989）认识到，在英语中，事实性和情感性的功能都归因于相同的语言手段，并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立场模式，其中包括两个概念，即个人情感态度和对知识真实性的评估。[7] Biber 和 Finegan（1989）将这些语言特征分为情感意义和言据意义。情感意义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言据意义可以指向一定程度的确定或怀疑。随后，其对认知立场（言据性）和态度立场（情感性）进行了区分，并在立场模式中添加了第三类表示说话风格的内容。[8] Hyland（2005）提出了一个学术写作互动的整体框架。这一框架侧重于学术写作中的立场，并具体规定了学术作者“对其文本进行注释的方式，以评论一项主张可能的准确性或可信度，他们对该主张的承诺程度，或他们希望向一个实体、一项主张或读者传达的态度。”[9]174 根据 Hyland 的观点，立场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即证据性、情感性和存在性。证据性，指的是“作者对他或她提出的命题的可靠性及其对读者的潜在影响的明确承诺”；情感性，指的是“对所说内容的一系列个人和专业态度，包括情感、观点和评估”；存在性，则是“作者选择将自己投射到文本中的程度”。[9]190 Hyland 的立场框架通过使用模糊限制语、强势语、态度标记和自我显现来包含了这些成分。

（二）理论框架

本研究结合了 Hyland（2005）和 Biber（2006）的作者立场框架分类，把作者立场分为认知立场、态度立场和自我显现立场，具体可见表 1。

表 1　学术语篇作者立场标记的分析框架

立场标记语	大类	子类	示例
认知立场标记语	模糊限制语	情态动词	might，could，can，would，may
		认知动词	assume，suggest，imply，indicate
		认知形容词	possible，probable，likely，main
		认知副词	probably，perhaps，mainly
		其他	in general，assumption that
	强势语	情态动词	should，will，must
		认知动词	demonstrate，show，find
		认知形容词	actual，especial，clear
		认知副词	always，clearly，particularly
		其他	fact that，in fact
态度立场标记语	情感态度形容词、副词		surprising，ideally，interestingly，unfortunate
	评价态度形容词、副词		important，effective，significantly，good
自我显现标记语	第一人称代词		my，I，our，we，ourselves，myself
	作者其他常用表达		the research，the author

在新分类中，认知立场代表了作者的命题或主张的确定性或可靠性，因此，它可以通过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来实现。态度立场也可分为两大类：即情感态度立场和评价态度立场。情感态度标记语通常是词汇（如 interesting，surprisingly，hopefully）允许作者对命题或主张表达个人感情。评价态度标记语（如 important，effective，good，significantly）帮助作者对讨论做出评价或判断。评价态度可以履行多种功能，如指出研究缺口或研究空白，显示命题或主张的重要性，表达作者对命题或主张的评价。自我显现立场是指作者身份的显式呈现，也可以分为第一人称代词、所有格形容词和其他替代表达（如 the writer，the author，the researcher）。

本文以语言学国际、国内的期刊学术论文为语料，探讨英语母语作者与中国作者在论文讨论部分中的作者立场标记的特点。具体研究的问题是：第一，英语母语作者与中国作者如何在论文讨论部分体现作者立场？第二，与英语母语作者论文写作相比，中国作者在作者立场标记方面有何特点？

三、研究方法

（一）语料来源

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小型语料库，NE 为英语母语作者学术论文语料库，选用国际应用语言学权威刊物（*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Studi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TESOL Quarterly*）2008—2018 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20 篇，语料总量为 21 217 字符。CE 为我国二语作者学术论文语料库，鉴于我国应用语言学类英文期刊有限，CE 语料库论文选自中国应用语言学（*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2018 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20 篇，语料总量为 25 345 字符。由于作者的立场在讨论部分会更频繁地被采用，因此，所有语料限于论文讨论部分。研究发现，以上两类期刊在主要方面具有相似的特点。第一，这两类期刊属于应用语言学国际、国内级别较高的学术期刊，并具有各自的学者阅读群体。第二，在体裁和主题方面，两类期刊都发表二语习得或外语教学领域的学术文章。第三，研究论文均取自 2008—2018 年的出版期间，属于同期论文。为了确保 NE 语料库的论文是由母语为英语的作者所撰写，本研究使用了 Google Scholar，Linkedln 和 Research Gate 来搜索作者的简介，NE 论文的作者都来自英语或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国家，工作单位为英语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国作者可以通过姓名和简介来确定，CE 论文的作者均来中国，其工作单位为大学或科研机构。

（二）分析步骤

首先，本研究对所有语料进行手工标注，根据立场标记语的各自概念和定义，手工标注出三类立场标记语。因作者立场可以通过多种语法、词汇手段来表达。本文主要关注词汇手段，即情态动词、认知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为确保分析的准确度，笔者与应用语言学方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独立对语料进行标注，对于有异议的标注，则一起讨论分析，最终形成统一的标注标准。第二步将数据以每千词为单位进行词频标准化，结合原始词频和百分比，统计结果，制作表格，再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作者立场标记语的总体分布

本研究对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二语作者的期刊论文在讨论部分中出现的三类立场标记语进行了统计，其总体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作者立场标记语的总体分布

作者立场标记语		NE			CE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	百分比/%	原始频次	标准频次	百分比/%
认知立场标记语	模糊限制语	371	17.5	45	339	13.3	40
	强势语	184	8.6	22	226	8.9	28
态度立场标记语		174	8.2	21	218	8.6	26
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		100	4.7	12	53	2.1	6
总计		829	39.0	100	837	32.9	100

从表 2 可以看出，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在讨论部分都使用了三类立场标记语。NE 与 CE 语料库中，立场标记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 39.0/1 000 词和 32.9/1 000词。由此表明，现代的学术语篇不仅仅是传递知识信息、汇报研究数据，更是通过个人认知立场、态度立场、自我显现立场与读者互动，并构建学科知识。[10] 中国作者与英语母语作者呈同样的分布规律，二者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认知立场标记语，其次是态度立场标记语，使用频率最低的则是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认知立场标记语在 CE 和 NE 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 22.2/1 000 词和 26.1/1 000 词。表达态度的立场标记语在 CE 和 NE 中使用的数量分别为 8.6/1 000 词和 8.2/1 000 词。而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在 CE 与 NE 两个自语料库中差异较大，其使用的数量分别为 2.1/1 000 词和 4.7/1 000 词。中国作者使用的认知立场标记语在总量上少于英语母语作者，这说明英语母语作者的学术写作具有使用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的特征，一方面，英语母语作者倾向于用谦虚、商讨的态度来论说和表明观点；另一方面，其也善用强势语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获得读者对研究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作者则更倾向于使用具有描述性或其他替代性的说服手段。此外，中国作者在态度立场标记语上多于英语母语作者，这一发现与 Ahmad 和 Mehrjooseresht（2012）的观点相一致，他们指出态度标记被用于表达作者的情感和评价，在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学术论文中使用的频率更高。[11]30 中国作者在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使用上则明显少于英语母语作者。Martínez（2005）指出，最能在学术论文中彰显作者身份，发出声音的就是使用第一人称；[12]175 中国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很少使用第一人称的搭配，反映出新手写作的身份特点。但总体来说，在两个语料库中都存在大量的作者立场标记，说明了立场特征的表达是学术写作中最为重要而普遍的机制之一，英语母语作者和二语作者都采用三种立场来合理表达作者立场，彰显作者身份。

（二）认知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通过手动筛选 NE 和 CE 两个语料库，确定认知立场标记语，对其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认知立场标记语的分布情况如表 3 所示。

表 3　认知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认知立场标记语	NE			CE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模糊限制语	371	17.5	67	339	13.3	59
强势语	184	8.6	33	226	8.9	41
总计	555	26.1	100	565	22.2	100

从表 3 可以看出，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在 NE 语料库中以 26.1/1 000 词的频率出现，其高于 CE 语料库中的 22.2/1 000 词。在英语母语作者的文章中，模糊限制语更为突出。NE 语料库中的模糊限制语为 17.5/1 000 词，其比例高于 CE 语料库中的 13.3/1 000 词。强势语在 CE 语料库中的使用数量为 8.9/1 000 词，其略高于 NE 语料库中的数量（8.6/1 000 个词）。Zarei 和 Mansoori（2007）在研究英语母语作者和波斯语作者英语学术论文中的修辞时发现，相比英语母语作者，波斯语作者较少使用模糊限制语，倾向于多使用强势语作为修辞手段，让文本更具说服性。[13] Hyland（2004）认为模糊限制语和强势语的使用受到学术规约、英语学术话语团体的期望值、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14] 英语母语作家更多地使用模糊限制语，旨在谦虚和谨慎地表达观点、传递知识。中国作者作为非英语母语作家，一方面不熟悉英语学术语篇中常用的表达认知立场的语言手段，词汇量有限；另一方面也没有重视认知立场标记语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模糊限制语在学术语篇中的作用。因此，在认知立场的使用方面，体现了新手写作的特征。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在强势语的使用上，中国作者略高于英语母语作者，这一点与 Hinkel（2005）的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在对亚洲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的英语写作进行比较和分析后，Hinkel 指出，亚洲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在撰写英语学术论文时，更倾向于使用较多的强势语作为表达观点、说服读者的策略。Hinkel 还指出，中国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自己文化传统修辞的影响，更喜欢用夸张和强调的手法来增强说服力。[15]

（三）态度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手动筛选 NE 和 CE 两个语料库，对态度立场标记语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其分布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态度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态度立场标记语		NE			CE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情感态度		13	0.6	7	11	0.5	5
评价态度	显示重要性	47	2.2	27	65	2.5	29
	指出研究缺口	27	1.3	16	23	0.9	10
	表达评价	87	4.1	50	119	4.7	56
总计		174	8.2	100	218	8.6	100

表 4 清楚地展示了两个语料库中的态度立场标记语的使用情况。CE 语料库中的态度立场标记语的使用频率（8.6/1 000 词）高于 NE 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8.2/1 000 词）。这个结果与 Hyland（2005）在应用语言学研究文章中对态度立场特征的研究基本相符，他在语篇中每千词识别出 8.6 个态度立场标记语。[9]177 在两个语料库中，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占据了态度立场标记的主体；评价态度可以有不同的功能：显示重要性、指出研究缺口、表达对命题的评价等。中国作者与英语母语作者（CE 为 2.5/1 000 词，NE 为 2.2/1 000 词）呈现相近的频率来判断命题的重要性；表达评价的态度立场标记语更多是出现在 CE 语料库中（CE 为 4.7/1 000词，NE 为 4.1/1 000 词）；两组作者都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如用 only，limited 和 mere 来指出研究空白或研究缺口，频率较为接近（CE 为 0.9/1 000 词，NE 为 1.3/1 000 词）。这说明，当评价性形容词和副词执行不同功能时，中国作者倾向于使用形容词、副词来显示命题重要性和对命题进行评价。他们认为有责任提醒读者命题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表明自己对命题的评价，并以此吸引读者，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邀请读者以合作互动的方式接受作者的主张和观点。至于母语为英语的作者，他们以 0.6/1 000 词的频率使用情感形容词或副词以显示他们对命题的期望状态；二语作家使用情感形容词或副词则略少于英语母语作者，其使用频率为 0.5/1 000 词。总体来说，CE 语料库中态度立场标记的使用频率高于 NE 语料库，这表明英语非母语学术作者在学术写作中比英语母语作者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Ahmad 和 Mehrjooseresht（2012）也有同样的发现，态度标记语被用于表达作者的观点和评价，相对较高的态度标记语频率表明作家将读者视为交流者；另一方面，较低频率的态度标记语可能表明作者有其他复杂的策略去说服读者。[11]35 他们认为，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更希望吸引读者的情感，通过表达自己的评价看法、态度主张影响读者并使其接受自己的观点。在 Hyland（2005）对软学科写作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非母语作者似乎比母语作者更多地使用态度立场标记语来影响读者。[9]179

（四）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通过手动筛选 NE 和 CE 两个语料库，确定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对其进行分类，并以原始词频、标准词频和百分比的形式呈现，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分布情况如表 5 所示。

表 5　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分布

自我显现标记语	NE			CE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原始词频	标准词频	百分比/%
第一人称	96	4.5	96	50	2.0	95
其他表达	4	0.2	4	3	0.1	5
合计	100	4.7	100	53	2.1	100

从表 5 可以看出，英语母语作者和中国作者的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的数量和百分比存在显著差异。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在讨论部分使用最多的自我呈现标记语的频率为 4.7/1 000 词，而二语作者的自我呈现标记语的使用频率为 2.1/1 000 词。尤其是 I，my，we 和 our 在 NE 语料库中的第一代词出现率为 4.5/1 000 词，远高于 CE 子语料库中的 2.0/1 000 词。至于 the writer，the researcher，the author 等其他表达使用频率则相近（NE 为 0.2/1 000词，CE 为 0.1/1 000 词）。这也证明了 Martínez（2005）的研究：他比较了英语母语和非英语母语作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并考察了其在文章不同部分的分布及功能。研究结果显示：非英语母语作者语料库中存在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较少的现象。[12]187 事实上，学术著作中第一代词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长期以来，英语学术写作要求不能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写作，要求作者使用客观中立的语言，避免个人偏见。近几十年来，修辞学和学术写作学者对第一人称的传统态度发生了转变。随着人们对书面语篇互动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McCarthy & Carter（1994），Davies（1994），Thompson & Thetela（1995），Bolivar（2001），Hoey（2001），Gea Valor（2010）］，个人声音或自我提及在学术写作互动中的作用受到关注。Hyland（2005）提出，由于作家无法避免投射出对自己的形象，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论点、学科和与读者的关系，自我提及有助于作家表达自己的论点，使之更直接、更具体现力和说服力。[9]181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自我呈现在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和作者身份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自我呈现立场的学术写作可以让作者清晰地表达个人对某一主题的看法或情感。缺乏一个自我呈现的立场可能表明缺乏对主张和命题的所有权，这对于学术写作的成功也是至关重要的。Swales（2004）指出，研究文章是在更具竞争性的环境中撰写的，这些文章的作者需要明确他们的作者身份，以表明他们正在对该学科作出实质性和独创性的贡献。[16] 与英语母语作者相比，中国作者较少使用自我呈现立场标记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其一直接受学术写作中的“非人格化”的教育。传统的学术写作认为“非人格化”会带来客观性。因此，从高中到大学的许多写作教师都提倡在学术写作中使用被动结构和客观表达，建议不要使用第一人称。自我呈现立场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英语母语作者旨在通过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来加强论据，彰显作者身份不同，中国作者则试图突出研究成果，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使得中国作者不希望在学术论文里展示一个强有力的个人形象，而是倾向于在研究中淡化自己的角色。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作者与英语母语作者在学术语篇中都使用认知、态度和自我显现立场标记语。这说明作者立场标记作为学术写作的重要修辞特点已经被英语母语及非母语作者所接受，并应用于他们的学术写作中。中国作者的作者立场标记语使用总量还略少于英语母语作者，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修辞有关，中国作者更倾向于使用描述性或其他替代性的修辞手段。在认知立场标记语中，英语母语作者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语来表达他们的主张或陈述，特别是在竞争激烈和全球化的学术话语界，作者使用模糊限制语谨慎、谦逊地表达个人的主张和观点。中国作者使用较多的强势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由于受中国传统修辞的影响，使其将强势语视为表达观点有力和有效的策略。中国作者也喜欢使用

态度立场标记来吸引读者的情感，影响并说服读者。对于英语母语作者而言，自我呈现立场的运用有助于通过树立个人权威的身份来获得可信度，表现出对自己观点、主张的信心；而中国作者较少使用自我显现立场，倾向于在研究中淡化自己的角色。本文对作者立场标记语的研究印证了二语学术写作的修辞受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特别是受本国语修辞的影响，这对于中国语境下的学术英语写作和学术论文发表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VOLD E T. Epistemic modality markers in research article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6, 16 (1): 61 – 87.

[2] GNUTZMANN C. English in academia-catalyst or barrier [M]. Tü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2008.

[3] 徐宏亮. 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学术语篇中的作者立场标记语的使用特点：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1, 32 (6): 44 – 48.

[4] 徐昉. 二语学术语篇中的作者立场标记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5 (5): 1 – 7.

[5] CHAFE W L, NICHOLS J.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M]. Norwood, N. 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6.

[6] OCHS E, SCHIEFFELIN B. Language has a heart [J]. Text and Talk, 1989, 9 (1): 7 – 25.

[7] BIBER D. Styles of stance in English: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arking of evidentiality and affect [J]. Text and Talk, 1989, 9 (1): 93 – 124.

[8] BIBER D, CONRAD S. Register, genre, and styl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HYLAND K. Stance and engagement: a model of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discourse [J]. Discourse Studies, 2005, 7 (2): 173 – 192.

[10] 王晶晶，吕中舌. 理工科博士生学术英语写作中的作者自我指称语研究 [J]. 外语界, 2017 (2): 89 – 96.

[11] AHMAD U, MEHRJOOSERESHT M. Stance adverbials in engineering thesis abstracts [J].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66): 29 – 36.

[12] MARTÍNEZ I A. Native and non – native writers' use of the first person pronouns in the different sections of biology research articles in English [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5 (3): 174 – 190.

[13] ZAREI G R, MANSOORI S. 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prose: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Persian research articles [J]. The Asian ESP Journal, 2007 (3): 24 – 40.

[14] HYLAND K. Disciplinary discourses: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 [M].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15] HINKEL E. Hedging, inflating, and persuading in L2 academic writing [J].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2005 (15): 306 – 327.

[16] SWALES J M. Research genres: explorations and applic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上接第 119 页)

[11]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17.

[12] 王焱. 得道的幸福：庄子审美体验研究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3] 徐复观.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350.

[14] 高林广. 《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研究 [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15] 萧统. 文选 [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6] 刘永济. 文心雕龙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61.

[17]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32.

[18] 王先谦，集解. 庄子 [M]. 方勇，导读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9] 宇文所安.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M]. 王柏华，陶庆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51.

[20] 刘勰. 文心雕龙 [M]. 王志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21] 沈约. 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178.

[22] 钟嵘. 诗品译注 [M]. 周振甫，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98: 1.